



臺灣的文學少女：黃鳳姿

臺灣兒童文學100年鉤沉系列一

邱各容 ◎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前言

黃鳳姿，臺北艋舺人，生於1928年5月5日，現年83歲，現居日本。出身艋舺舊世家，曾祖父黃章田為洋琴名手，熟稔當地歷史、風俗習慣、民間故事、傳說等。祖父為清代生員之文人，父黃廷富出身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後執教於關西大學（戰後任立命館大學教授，留日華僑總會總會長）。母黃揭雪仙，對其慈愛有加。妹秀煌，性喜唱歌，音質不錯。

黃鳳姿家學淵源，又時常聽曾祖父和母親以講故事方式講流傳於艋舺地方的民俗習慣以及民間故事。這些聽講的民俗習慣以及民間故事，往後都成為黃鳳姿書寫艋舺地區居民生活與風俗習慣的最佳素材。

1935年4月入龍山公學校就讀，1941年3月公學校畢業。4月旋即考進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1944年第三女高畢業，1947年1月22日與池田敏雄結婚。同年5月，因當局懷疑臺灣人背後有留用日本人在煽動，遂令日本人歸國，黃鳳姿隨池田敏雄歸國，返回故里島根縣。

自隨同池田敏雄返回日本，黃鳳姿曾於1976年12月池田敏雄從平凡社退休，連袂返回故鄉——臺灣，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友旅行。1981年3月31日池田逝世。翌年4月18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會議室舉行「池田敏雄先生逝世週年追思紀念座談會」，黃鳳姿與先前好友及《民俗臺灣》舊同仁多數參加，肯定池田先生畢生的貢獻。

1996年9月，臺灣留日女學生游珮芸於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博士論文《殖民地台灣の兒童文化》中的第三部「向內地輸出——臺灣文學少女的誕生」，所談的就是黃鳳姿。這是最早對黃鳳姿個人及其作品進行詳細論述的論文。2007年1月，玉山社出版游珮芸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包括上述內容在內。

1997年年初，臺北南天書局重刊《民俗臺灣》。黃鳳姿受邀來臺參加「《民俗臺灣》回顧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黃鳳姿用日文以「《民俗臺灣》刊行經過」為題發表演說，詳述日據末期，臺、日文化人以《民俗臺灣》為中心，為介紹與研究臺灣習俗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2002年1月，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呂明純碩士論文《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臺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將黃鳳姿與黃寶桃、楊千鶴、葉陶等視為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女性作家之一。

2002年8月，林文茜在《日據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論文中對黃鳳姿也多所著墨。

2007年6月筆者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第五章「黃金時代的30年代」第二節「推動者的行止」中也將黃鳳姿與西川滿、池田敏雄等相提並列。

黃鳳姿的著作，除了在龍山公學校及臺北州立第三女高時期，出版《七娘媽生》、《七爺八爺》、《台灣の少女》等三書外；也在《文藝臺灣》、《臺灣藝術》、《民俗臺灣》雜誌發表十餘篇作品。作品內容涵蓋民間故事、傳說、艋舺地區的風俗習慣、遊記等。

✧ 公學校時期的黃鳳姿

在龍山公學校三年級時，黃鳳姿的級任老師池田敏雄以「我的日常生活」為題，令學生作文。黃鳳姿寫了一篇描寫臺灣冬至節習俗的〈おだんご〉（〈冬至圓仔〉）習作，令愛好採集臺灣民間故事與童話的池田敏雄大為驚訝，發現她具有作文的天份而驚為「才女」，鼓勵她多寫這類取材於家庭生活、民間習俗的作文。

黃鳳姿雖然只是公學校中年級學生，卻能將複雜的鄉土民俗題材，用細膩、巧妙、簡潔的文章，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おだんご〉是一篇描寫冬至搓圓仔過節情景的文章，也是池田敏雄對黃鳳姿印象最深的作品。這篇〈おだんご〉不僅開啓黃鳳姿與池田敏雄兩人之間的「師生之情」，同時也是「師生邂逅」之始。池田敏雄隨即將黃鳳姿介紹給友人西川滿。

不僅是因為黃鳳姿能夠用「國語」（日文）書寫優美的文章，更難能可貴的是文章中對臺灣風俗習慣的深刻描寫。該篇作品獲得西川滿的推薦，於1939年2月刊載於《台灣風土記》創刊號。以一個公學校中年級的臺灣女學生的習作，能夠被刊載在日本人創辦的雜誌——《台灣風土記》，該雜誌係西川滿創辦的，池田敏雄協助該雜誌之編輯，是以，池田遂將黃鳳姿的習作刊載於該雜誌創刊號。對黃鳳姿而言，的確是一種難得的際遇。

黃鳳姿受到池田敏雄的指導以及西川滿的鼓勵，在一年內，寫作11篇風俗習慣、5篇民間故事及傳說，集結成書，書名《七娘媽生》，一個非常具有臺灣民俗味道的書名。該書於1940年2月由西川滿經營的日孝山房出版。內容包括〈七娘媽生〉等作品。

該書〈序文〉由西川滿執筆，池田敏雄負責編輯和〈後記〉，插畫陳鳳蘭（黃鳳姿同班同學），裝幀立石鐵臣（日治時期名版畫家）。這樣的製作陣容，不難看出西川滿和池田敏雄對作者黃鳳姿的培植和對該書重視程度的端倪。西川滿在〈序文〉中提到「所謂的《七娘媽生》，也就是符合想像力豐富的少女之祭典『七夕』」。池田敏雄在其〈後記〉也提到他很賞識黃鳳姿的習作〈おだんご〉，並得到西川滿的推薦。

從《七娘媽生》的〈序文〉及〈後記〉不難看出西川滿和池田敏雄兩位有意栽培黃鳳姿的用心所在。更由於他們兩位的培植不遺餘力，加上黃鳳姿本身的努力與天份，果然不負眾望，日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文壇奇葩，而有「臺灣文學少女」的美譽。



1940年11月，就讀龍山公學校六年級的黃鳳姿，其所著的《七娘媽生》再版，改由東都書局臺北支社出版。同時，另一著作《七爺八爺》也由同一個出版社出版。

該書係《七娘媽生》的姊妹作，計收錄〈拜床母〉等17篇散文；以及〈七爺八爺〉等3篇流傳於艋舺的民間故事，並附有作者到日本畢業旅行的書簡6封。

池田敏雄這時已經任滿五年的義務職，辭職龍山公學校。離開教職後的池田敏雄轉任臺灣總督府情報部囑託，擔任出版物的編輯。他依舊負責《七爺八爺》的編輯，在〈卷末記〉裡，還是讚嘆黃鳳姿的文采。「有害於社稷的惡俗應該去除；但明朗快樂的風俗，可以滋潤生活，應該多加保存。鳳姿把艋舺人家勤儉滋潤的生活，用她幼嫩的筆深刻而生動地記載下來，其意義是何等深遠。」

✿ 「臺灣文學少女」的誕生

當時日本（時稱「內地」）也有一位「文學的少女——豐田正子」，由於黃鳳姿和她年紀雖小，文章卻寫得很好，所以，日本大文學家菊池寬曾經評黃鳳姿為「臺灣的豐田正子」。這兩位臺日文學少女，曾經在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留下惺惺相惜的文學紀錄，分別是豐田正子的〈豐田正子から黃鳳姿へ〉，黃鳳姿的〈黃鳳姿から豊田正子へ〉，這兩篇文章刊載於1941年3月1日《文藝臺灣》第二卷第五號。在《鍾肇政隨筆集（一）》臺灣文學雜誌第三十篇所談的正是「臺灣文學少女黃鳳姿——記日治時期臺灣女作家」。黃鳳姿在鍾肇政的記憶中，「她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少女作家』，寫過幾本膾炙人口的著作。」

在鍾肇政的印象中，黃鳳姿具有豐富的感性，日文表達能力極為可觀；加上在嫺熟臺灣民間日常風俗的母親及熟悉民間傳說的曾祖父身邊，於是造就了一位擅長紀錄臺灣民間種種的少女作家。

鍾肇政在這篇雜誌中提到游珮芸曾寄給他該大學（指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的同人雜誌《舞舞》第15期，該期有她撰寫的〈《台灣の少女》物語〉，就是她對黃鳳姿所做的訪問及作品研究。

鍾「文」也提到池田敏雄是發掘、指導、鼓勵黃鳳姿的恩師。《台灣の少女》是在東京刊行的。惟該書甫告問世，即有「特高刑事」上門。似乎記載臺灣的傳統風俗習慣，在戰爭末期的高壓年代，尤其是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臺灣的文化被貶為一文不值的當口，被認為是帶有政治上的反動意識的，所以才會有這種「麻煩」的事態發生。但是，這樣一本書何以能夠在那種嚴格的出版統制政策下，獲得在日本本土出版的機會？鍾肇政認為當然是有池田敏雄和當時在臺的日本文化人中特別熱愛臺灣文化的人們的「奔走」與「包裝」有以致之。鍾肇政文中所指「熱愛臺灣文化的人們」是西川滿和佐藤春夫等人。

池田敏雄在該書「後記」裡提到：「不僅可以證實在臺灣的國語教育已收到輝煌成果，並

且也可以啓示對南方共榮圈民族推廣日本語，進而顯現八紘一字的大精神。（中略）更希望能夠讓日本人明白臺灣的家庭生活是如何充滿豐潤與美。」

易而言之，國語教育的成功，固然有助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實現；但是，骨子裡池田敏雄等人所期盼的，應該是要把傳統的臺灣家庭生活的優點推介給他們本國的人吧。

佐藤春夫在為該書寫序時，對黃鳳姿使用日文寫作雖然才七、八年，就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他肯定「這確實是值得慶幸、非常好的事實。」就連黃鳳姿的恩師池田敏雄也同樣稱讚「國語教育」在臺灣獲得不錯成果的說法。

池田敏雄更進一步認為該書有助於日本和臺灣文化差異上的融合。總的來說，黃鳳姿因緣際會的成為日本在臺灣推行「國語教育」成功的樣板。該書在當時受到日本文部省推薦，以一位臺灣的少女作家，因為透過作品讓日本讀者更加親近臺灣的庶民生活，黃鳳姿對臺灣兒童文學的貢獻或許就在這一點上。「文學無國界」，從《台灣の少女》一書可以獲得有力的證明。

✿ 高校時期的黃鳳姿

1941年3月，黃鳳姿自龍山公學校畢業，4月考入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依舊筆耕不輟。自1942年1月以迄1943年1月，黃鳳姿在短短一年內，以一個臺灣少女能夠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出十篇散文作品，而且全數刊載在知名的雜誌《民俗臺灣》，這樣的篇數，與其他作者相比，毫無遜色。

表1：黃鳳姿刊載於《民俗臺灣》的作品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次	文類
做月內	1942.01	2卷1號	38-39	散文
掠猴（兒童遊戲）	1942.02	2卷2號	30-32	散文
艋舺少女（一）	1942.03	2卷3號	22-25	散文
艋舺少女（二）	1942.04	2卷4號	40-42	散文
艋舺少女（三）	1942.05	2卷5號	48-51	散文
艋舺少女（四）	1942.06	2卷6號	16-19	散文
艋舺少女（五）	1942.09	2卷9號	26-29	散文
艋舺少女（六）	1942.12	2卷12號	38-41	散文
花	1943.01	3卷1號	40-41	散文
田佃之家	1943.04	3卷4號	42-44	散文

黃鳳姿以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一年生的學生身分，持續在《民俗臺灣》發表有關臺灣年節歲時的散文，如正月節、上元節、清明節、中元節、葬俗等的散文，她將民俗與文學合而為一，寫出帶有文學氣息的民俗散文。這是黃鳳姿散文的特色，也是深受其曾祖父以及母親的長期薰習所致。

1944年，年方16歲的黃鳳姿，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時代，在池田敏雄編輯下，由日本大文豪佐藤春夫為其撰〈序〉，出版她的第三本著作——《台灣の少女》。該書內容分成四



部：〔第一部〕臺灣通信；〔第二部〕艋舺的生活（從《七娘媽生》和《七爺八爺》兩書選19篇）；〔第三部〕內地通信；〔第四部〕幼年生活（17篇）。由於其中〔第二部〕艋舺的生活，係從原已出版的《七娘媽生》和《七爺八爺》兩書所選錄的19篇作品。是以，游珮芸認為「這本書可堪成爲黃鳳姿著作的集大成」。

✧ 結語

1944年7月，池田敏雄應召入伍，翌年8月日本投降，池田解役。1946年3月，受中華民國政府之聘，留用於臺灣省宣傳委員會出版部，同年10月1日，轉調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1947年1月21日，與黃鳳姿（18歲）結婚。兩人從認識到結婚，前後九年，由師生關係衍變爲連理關係，爲臺灣文學史，也爲臺灣兒童文學史留下一段文壇佳話。

黃鳳姿的家世背景，加上本身的文學才華，以及池田敏雄和西川滿的鼓勵，終於在日治末期誕生了一位才華出眾的「臺灣文學少女」。常言道：「好風扶我上青雲」，對黃鳳姿而言，她的曾祖父黃章田、母親黃揭雪仙、恩師池田敏雄、文學家西川滿都是扶她直上青雲的一股股「好風」。

池田敏雄更是黃鳳姿一生的貴人，對黃鳳姿而言，更有「知遇之恩」。雖然她的著作只有《七娘媽生》、《七爺八爺》、《台灣的少女》三本，雖然戰後隨夫婿長住日本，但這並無礙於她是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見證者，更是日治時期真正有出版兒童文學作品的臺籍作家，她的作品無疑也是最佳的歷史文獻。

參考資料

1. 黃鳳姿著。《七娘媽生》。臺北市：日孝山房。1940年2月。
2. 黃鳳姿著。《七爺八爺》。臺北市：東都書籍台北支局。1940年11月。
3. 黃鳳姿著。《台灣的少女》。東京：東都書籍。1943年8月。
4. 游珮芸著。《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市：玉山社。2007年1月。
5. 呂明純撰。《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1月。
6. 邱各容撰。《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7. 林文茜撰，《日據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臺北市：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2年8月。